



琴台客聚 潘國森

橋牌不設男子組

「合約橋牌」4人一桌，「搭檔」坐在對面，上下家都是敵方。一副撲克牌52張，分為黑桃(Spade，實是鏟)、紅心(Heart)、方塊(Diamond)、鑽石(Diamond)和梅花(Club，棍棒)4門花色，都按A、K、Q、J……到2點的次序論大小。每人拿13張牌，每輪依次出1張牌，牌最大的一家贏得這1「墩」，一副牌共13墩。

打橋牌有兩個程序。先是「競叫合約」(Bidding)，然後是打牌(Play)。

雙方先輪番建議「合約」(Contract)以確定那門花色為「王牌」(Trump)或者「無王」(No Trump)，兩桌的合約未必相同。「王牌」比其他3門花色為大，「無王」則「先出先大」。合約由1線到7線，1線合約要吃滿7墩才算「完成合約」(如此類推至7線要吃光13墩)而可以得分；吃不夠數就是「合約失敗」而對方得分。合約分為「滿貫」(Slam)、「成局」(Game)和「部分合約」(Partial)3大類，得分有巨大差距。於是有些易打的牌在「競叫」後已分出勝負，其他牌則要由打完牌分勝負。

合約方由「莊家」(Declarer)主打，他「夥伴」(叫夢家Dummy，不用參加打牌)的13張牌都攤開任其他3人看。莊家支配己方的26張牌，要估量敵方的關鍵大牌在上家還是下家手中。防守方見到自己和夢家的13張牌，要猜夥伴拿了那些大牌，力求擊敗合約。橋牌要求在「不完全信息下決策」(Decision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是其獨特之處。一般運動和智力遊戲都是男性表現得比女性為佳，橋牌亦不例外，其「性別分組」是赤裸裸的輕視女性！橋牌賽從來不設「男子組」而只有「公開組」(Open Series)和「女子組」(Lady Series)，水準高的女牌手可以參加「公開組」，「女子組」則未受重視。

有些男性明知自己的太太(或女友)橋藝水平有限，卻非要組成一對不可。結果經常是每次比賽時都對女夥伴咆吼而至罵聲震全場！最令筆者印象難忘的是有人除了輸牌，還輸了女友，毀了(即將組成的)家庭。此君勉強女朋友一起打橋牌，結果女朋友受不了責罵，投向一位溫柔體貼牌友的懷抱。



人生憑闖處 童心

外灘9號的夜與日

夜色中，外灘9號愈發沉默，它像是一個滿腹心事少年，矗立在萬國建築群裏。上海的十月，秋風初起，暮色蒼茫，黃浦江上，夜遊輪來來往往，閃爍着溫和的燈光，在江水中上下沉浮。一邊是中山東路上的車輛川流不息，建成於上世紀初的眾多建築鱗次櫛比，動輒超過百年歷史；一邊是浦東的璀璨奪目，東方明珠電視塔與世茂中心俯瞰着魔都的現代文明。

作為上海灘唯一一座英國喬治攝政時期的北美殖民地風格建築，外灘9號兩三層的紅磚外牆別具巧思：白色的塔斯干和科林斯式立柱與紅色磚牆形成鮮明對比，重新顯現出古典主義建築的韻味；尖頂的屋脊，寬闊的迴廊，令中西交融與海納百川的個性即便在夜色中也分外顯眼。

萬樓叢中一點紅，海派文化的底蘊既在建築的細節，更在歷史的洪流。1872年，洋務運動風起雲湧，中國第一家新式輪船運輸公司正式成立，輪船招商局成為中國近代民族工商業的先驅。1887年，清廷以220萬兩銀子從英國人的旗昌洋行手中購入外灘9號地塊，次年，輪船招商局遷入辦公。值得一提的是，輪船招商局在1873年起即在香港開辦業務，今年整整150周年，為香港社會經濟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清晨，外灘在汽笛聲中甦醒。我走近外灘9號，正門上方那「輪船招商總局」幾個大字滄桑有力。頂樓之上，五星紅旗在秋風中烈烈招展。早到的遊客在導遊的帶領下，饒有趣味地聽取建築的歷史和特色介紹。我不禁想：外灘9號，難道僅僅是一處打卡的景點嗎？它是歷史的，更是恒久的。一部跨越中國近現代民族工商業發展、自強不息的百年滄桑史，盡在這紅色小樓的面前——清朝完了，軍閥來了，民國又來了，東洋人打進來了，抗戰勝利了，內戰又開始了，後來上海解放了……在新中國，外灘9號見證了民族復興與必然到來，所以，它永遠年輕。



◆上海外灘9號外景。 作者供圖



心窗常開 潘明珠

觀展看劇 頌文化人

今年國慶假期，我看了《宋慶齡生平展》和《豐子愷》話劇。這兩位著名文化人的人生歷程，均與近代國家命運息息相關；前者的展覽以圖片、立體雕像及珍貴歷史剪報和文物等，詳細展現宋慶齡女士的家國情懷，令人敬佩。而後者藉舞台劇，聚焦於學者畫家豐子愷先生生平對文藝的追求，以及他對藝術教育之貢獻，彰顯其高潔愛國的形象。我大力推薦這些文化活動給家長，因為若我們能以這樣觀展或看劇活動，讓青少年以多元媒介方式，接觸及親近我國偉人名人，那肯定是有效的文化熏陶，少年們更可找到自己的文化榜樣。

多年前閱讀豐子愷的美文《漸》，深深敬佩他對人世生活、對時間之了解，覺得他是凡塵中有不平凡之高人境界。難得他故事被搬上舞台，我即時想去此劇了。《豐子愷》一劇由盧偉力編導，據他說最初是與好友古天農共同構思，創作醞釀約7年了，終於在香港首演，藉此也可致敬已逝世的古天農先生。

《豐子愷》是以豐子愷生平事跡為主題之人物傳記劇作，場刊上有豐羽博士(即豐子愷之孫)的賀辭，相信編劇一定程度上搜集了很多原材料來編成此劇。劇作細膩地敘述了豐子愷怎樣開始畫畫，克服困難留學，及後做翻譯及教育工作，亦有描述他怎樣在戰亂下仍堅持讓孩子閱讀及苦中作樂，並繪畫《護生畫集》；全劇情節以豐子愷與他妻子徐力民的回顧與講述方式串聯，從呈現段段回憶中引領觀眾了解豐子愷性格，其生命中主要事跡，教育子女之道和藝術理念。

盧偉力博士在此劇作中，顯示出文學素養，如群戲中的朗誦內容，插入春暉中學之校歌《遊子吟》、《永遠的微笑》等多首婉轉動聽的老歌，還有人物對話等，既符合角色人物性格又富於文藝張力，具文學性之表達。我期望看到豐子愷繪畫，舞台則運用了舞美設計，在豐子愷與孩子們於緣緣堂的家玩樂時，背景即呈現其繪寫兒童天真的畫「阿寶兩隻腳，鬚子4隻腳」等，而劇終前的一幕幕，又顯示其名畫「人散後，一鈞新月」，切合主題，營造出特有的時代氛圍與情懷，是別具心思的表達哩。



◆筆者與編導盧偉力博士。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全紅嬋的純真

在今屆杭州亞運會的眾多賽事中，我最喜歡是看跳水項目，看只得16歲的全紅嬋跳出的「水花消失」，跳出雙冠軍，取得兩面金牌為國爭光。可是意想不到很多人疼愛她的背後，竟然會有人對這小女孩作出無情的惡意批評，實在太侮辱體育精神了。

在14歲年齡剛便參加東京奧運會，一舉贏得金牌的全紅嬋成為大家焦點，尤其是她那句努力應是為賺錢為母治病，更讓人感動。包括今次亞運會，她一直贏取眾多獎項。想不到有些人不是着眼于她的努力，網絡世界出現了什麼「寒門冠軍」；電視名嘴評她奪冠只因靠運氣；過氣運動員說她取勝是「無知無畏」；又有評她行出來不夠大方得體……無理的批評實在叫人意外！

這些人都不是專業的跳水界人士，憑什麼質疑國際賽事專業裁判團的裁決？當日最後一場賽事7位裁判都給全紅嬋滿分，全世界都看着。「無知」是贏得金牌的條件嗎？不是技術精湛？簡直是侮辱了所有參賽者和裁判。冠軍和寒門出身為何要放在一起去形容？我們從來都沒聽過什麼寒門冠軍之類的形容詞。

就算是看似稱讚的形容如「天才」，也是對全紅嬋不公平的，也都抹殺了她付出的努力。要知道跳水那短短的一刻，不同的站立姿勢，然後打幾個筋斗或多次轉身，以掀起最少的水花直插水中，其難度非局外人能理解，背後付出的是每天多長時間的艱苦練習，身體承受的壓力和苦楚有多大，犧牲了多少休息玩樂時間，同齡孩子還在父母懷中撒嬌時，她已在學習沉着應戰。

與其說全紅嬋是「無知」，不如形容她是「心無旁騖」，只專心一致地做好每一場比賽。由於她7歲已接受訓練，在她的世界裏就是跳台和泳池等相關的事物。她的可貴之處是純真、專注、努力、不畏艱苦、熱愛跳水。她害羞面對公眾和接受連串訪問是正常不過，希望外界別再對她作出荒謬與無理的惡意批評，給她添加世俗壓力，讓這位出色的年輕運動員保持着純真去繼續她的運動生涯，可愛地和小龜飾物為伴。



百家廊 盧欣

斬料加餸，返屋企食飯

燒鵝，從小食到大，不能說是至愛，但是代表了我對某種油膩食物的偏好。記得小時候，家裏貧苦，一年到頭都是青菜白飯，只有過年過節才能見到魚、肉。中秋節一大早，奶奶就會去燒臘舖。「真是識做生意，一早就升價。」埋怨歸埋怨，燒鵝的香氣從燒臘舖的油紙袋裏慢慢地散發，我的口水不由地流下來。

小時候最盼望的，就是家裏來客人了——常常是放學後，看到父親匆匆下班，對母親說：「今晚有客，斬料加餸。」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工人的工資普遍不高，平時捨不得吃，只有家裏來了客人，才會趕緊去菜市場，買點燒臘味。這種突如其來的客人，往往都帶一點江湖氣，走南闖北，十幾年沒見面，偶然有機會到此地，憶起往事，於是費盡心思找到老友。

我歡天喜地地跟着大人，來到燒臘舖前，抬頭就能看見一排排的燒鵝，金黃色的，整齊地掛着，淌着油。那位站在鋪頭斜後方的斬料師傅，像是傳說中的俠客，手裏隨時握着刀，臉上帶着笑。他身材胖大，身上圍着一塊塑膠圍裙，把全身都遮住了，只留下一張臉——是一張油膩的大圓臉，鬍子拉茬，但是一天到晚笑呵呵的，不討人厭。師傅手起刀落，半隻油光色澤的燒鵝立時變成整齊的斬件。鵝油的香味隨之散發。骨肉之間切口平滑，還隱隱冒着熱氣。新鮮的燒鵝肉質緊實，一層薄薄的油脂貼着鵝身。我偷偷用手碰一下，已經能想像入口彈牙的感覺。

跟着父親拎着打包好的塑膠盒子回家，一路都是香。塑膠盒子不時灑出幾

滴油，不知不覺滴了一路。有同院的孩子跟在身後，流着口水眼饞。

晚上是隆重的一餐。小孩子大口吃菜，大人就着酒，談古論今。這一頓飯，是能吃一個夜晚的；幾十年的漂泊歲月，存了多少值得講述的故事。所有生活中的不如意，都落在醇香的酒裏，落在鵝肉的褶皺裏了。說到傷心處，兩個大人眼含淚花，推杯換盞。小孩子不明白那麼複雜的情感，只好悶頭咬鵝髀。鵝髀都是肉，皮香香脆脆的，嚼着哧哧作響。

好的燒鵝，皮脆焦香，不油不膩，味道層次清晰分明，不留渣。有名堂的燒鵝舖，總備着自製的酸梅醬，酸甜可口，滲入鵝肉，還滲入骨髓裏。燒鵝舖的滷味醬也是一絕，鹹中帶香，拌飯也好吃。

多年以後，我在廣州工作，從此自己一個人吃飯。海印橋南有家燒臘店，晚上七八點才開始熱鬧。小店裏只有四五張桌子，一到晚上被掛着工牌的的士大哥坐滿，店外綠的藍的的士佔了半條街。那段時間我常加班，下班後就直奔這家燒臘店。在昏黃的燈光下，匆忙地吃一碟燒鵝飯，邊吃邊聽的士大哥說本地的奇聞異事，還有地道的罵人俚語，別有一番風味。

後來我買了房子，搬到番禺大石，每天哪怕是按時下班，回到家也是晚上七八點了。常常是在燒臘舖買下最後半隻燒鵝，回家煮一碗飯，蒸幾條青菜，簡簡單單又是一餐。若不是吃燒臘，從買菜到下鍋、做好，至少要半個小時，不如直接斬料，只等電飯煲跳開。澄黃的燒鵝埋在飯裏，把簡單的白米飯浸沁出一股香氣。吃的時候不僅感覺有鵝肉的香，還有

米拌油的香，緩慢地從舌尖擴散。我也喜歡這樣的時刻，大概算是一種延遲滿足，忙碌了一整天後的疲憊，上班的困頓，在那一刻得到了完全釋放。

轉眼間又過去了許多年。這幾年工作依然繁忙，但跟過去相比，生活狀況已經好太多了。現在說「艱苦」算是矯情——再怎麼苦也不至於缺衣少食了。日子總是愈過愈好的，只要願意，現在每天都可以「啖啖肉」。不過人生向來不能恣意而為，為着健康着想，為了省時間，下班後還是匆忙地湊一餐，不敢大魚大肉。就這樣，兜兜轉轉數十年，還是常吃燒鵝飯。在一個地方住久了，總能找到合心水的燒鵝檔。每每走到熟悉的檔口，還未說話，老闆娘便親切地招呼：「燒鵝？上莊？夠沒？」於是只需點頭，掃碼付款，心滿意足地拎了裝好的塑膠盒回家。所謂「合心水」，是一種很主觀的標準，大概就是鹹淡適中，油而不膩，醬料新鮮，彷彿記憶裏童年的味道，彷彿年輕時艱苦的滋味、打拚的滋味。老闆娘一定要看着親切，斬件師傅一定要赤膊上陣，露出厚實的臂膀，手起刀落，油花四濺。

只是現在，再也聽不到家裏長輩說「斬料加餸」了。家裏長輩年紀大了，他們的朋友也已經老了，無法跑江湖了。偶爾我問父親，想不想吃燒臘味，父親多半會搖頭。他現在牙齒鬆動，只能吃鬆軟的食物了。而我自己仍不時去菜市場買半隻燒鵝，拎着滴油的紙袋回家，一路歡天喜地，彷彿記憶中那個只要聽到「斬料加餸」，口水就會流下來的小孩。



網人網事 狸美美

狗咬人與人咬狗

小狸是學新聞的，新聞界有句古老的名言：「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按照這個標準，內地最近正上演着一齣大新聞，且名言還原度百分百。

說的正是羅威納犬咬人事件。10月16日，四川崇州一名2歲女童在小區內突然被一隻未拴狗繩也無人看管的羅威納犬襲擊，導致重傷。相關視頻在網上迅速發酵，隨後引發新一輪反寵潮——多地捕殺流浪犬、有寵物主稱發現貓狗糧快遞疑似被投毒，以及聲勢浩大的網上喊殺。

作為生活在21世紀文明社會的人，解決被狗咬的方法是咬回狗，這讓小狸一陣迷糊，如此不明事理，是穿越回叢林時代了麼？狗咬人讓人心痛，人咬狗讓人心驚。

在人咬狗的解決方法上多想一秒都覺得自己會獸性大發，必須聊聊另一種解決問題的思路——科學文明管理動物。不用遠，香港就是極好的例子。不完全統計，香港現有飼養犬約22萬隻，每年狗隻傷人個案約1,000宗；內地約有飼養犬5,119萬隻，每年被貓狗咬傷的人數高達4,000萬，即便其中有一半是貓狗的，其比例也和香港不可同日而語。那是香港的狗天生乖巧嗎？當然不是。

22萬隻狗得以全員乖巧的首要秘訣是政府詳細制定好各項規則，同時重罰狗主。以崇州事件為例，寵物條例明確規定，包括羅威納、聖伯納等體重在20公斤以上的犬隻均屬大型犬，在公共場所出現時，狗主必須以一條不長於2米的犬繩牽引，或

者以一條不長於1.5米的犬繩將其穩妥縛在固定物上，否則便屬違法，一經定罪，可罰款2.5萬港元及監禁3個月。即便不是大型犬，在公共場所出現時，也必須拴有狗繩或以其它方式控制——比如抱着，違者罰款1萬元。狗狗出生5個月必須上牌，否則罰款1萬元。如果狗咬人了，狗主屬全職，罰1萬元。甚至，寵物叫聲擾民了，狗狗在公眾地方違規便溺了，狗主也會被罰1萬元……看到沒？都是在罰人，沒人在咬狗。

除了重罰，還有平日觀念的促成。比如小狸曾在內地養狗超過20年，在遛狗時無數次見過陌生人因為喜愛狗，上來就摸甚至撿狗，好在狗狗溫順，從未亂吠。而在香港，人們也會對迎面碰到的萌寵表達無限愛意，但都僅限隔空，絕不會有人在未經狗主同意下貿然觸碰。除卻禮貌，也是最基本的自保常識。

最後必須要說一下香港對動物權益和福利的保障，因為能關切動物福祉是人類文明的進一步體現。香港立法會每年都討論相關議題，也在不斷完善措施，比如遺棄寵物是嚴重罪行，可罰1萬元及監禁半年；虐畜更是重罪，將罰20萬囚3年。此外，香港雖只有巴掌大的地，但寵物公園已經達到52個。而前文提到的拴狗繩，政府也明確規定要以「不會對動物安全及該狗福利構成危險的方式」來拴。

聖雄甘地說，衡量文明的4個標準是看社會怎樣對待動物、女人、老人和弱者。作為文明人，解決狗咬人有一千件可以幹的事，唯獨不包括人咬狗。



信而有征 劉征

張大仙廟

前次回杭州，去小河直街，看到街上新開了一間道觀，上書「拱宸道觀」。合院結構，中間有個天井。不過這道觀十分秀珍，僅有一座主廟堂。香案上供奉着幾尊仙人，我當時因為不認識，就沒有記住。只記住最右手邊的香案上供奉了一個全真帝君。全真二字我是知道的，《射鵰英雄傳》當中有個全真教，裏面的丘處機是楊康的師父。不過，我猜此全真肯定非彼全真，因而，這道觀於我就有些面目模糊。因為我對於道教的知識僅限於上三清的元始天尊、靈寶天尊和道德天尊。即便這幾位，也還是在《西遊記》裏知道的。

過後我查了一下，「拱宸道觀」供奉的3位主神倒也不是無名之輩，而是被稱為三官大帝的神仙。資料說，這三帝是元始天尊從天地水處取三氣，合在三焦結成聖胎。後三神下凡，即為堯、舜、禹。至此，我才有些明白。不過，要說真的明白，也說不上。在我看來，道教在一般民眾的心中不像佛教那樣容

易理解也屬正常。它是一種天人合一的修行，並不太提善惡，也沒有將慾望和戒作為對立關係形成一種易於理解的、僅屬於人的在世哲學。更不談什麼保佑生子。所以，對於民眾來說，非但這座道觀是新的，裏面供奉的帝君也是陌生而抽象的。朝拜者便因此有些不得其門而入。更何況，在參拜處還有一個牌子，指明道教參拜的禮儀，分了好幾個步驟，先是雙手合抱，再左手張開掌心，最後下拜時要雙掌下壓，額頭壓於雙掌之上。

以往我們去一個佛教寺廟，無論如何都會感到熟悉。那暮鼓晨鐘，幾尊熟悉的大菩薩，再不了解，你也認識幾個。更何況，如來佛、觀世音、彌勒佛等等都是具體的。而佛教雙手合十並磕頭的禮儀簡直像是一個本能。倘若一個人想要參拜，盈盈地跪下去就好。一定要點什麼？也無非是求平安、發達，或生子。但道觀不如此。無論如何，在我進去這10分鐘，我按照一種出於對神聖的敬仰，也想跪拜一番，可內心是無甚敬畏的，因為不了解。更何況，禮儀的生疏，甚

至讓我感到一絲尷尬，似乎自己在做戲。因而拜了一下就十分羞怯起來，草草了事了。

這讓我想起日本電影《日日是好日》，這電影當中有一位茶藝師父，每次都一絲不苟地把同樣一遍禮儀做上一遍，既認真，又嫺靜。令觀看者也安靜了下來。好像安靜是可以傳染的。所以我想，神佛作為一種精神力量，能夠讓人信賴和帶來寧靜的原因在於它的一套規則和些許故事都深入人心，熟悉到可以被忽視的程度，因而大眾便可直奔主題，來到關於祈求的這個要旨。這或許是寺院總是既寧靜而又香客絡繹不絕的原因。

倘若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得重新學習，或者把一個講究抽象哲學的宗教搬到世俗當中，就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因而，佛教寺廟總在塵世，道觀常在一座山道觀，何不就叫先前沒有修繕過的張大仙廟。畢竟張大仙下河救子，這典故當中的捨己為人十分明瞭。所以，修繕不及不修繕了。這也就是說，一套知識，要有與之適應的環境方可相得益彰，一切都錯不得。